



立达文丛
刘一君 主编

悲 壮

杨德新
著

 华文出版社

悲 壮

杨德新
著

■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悲壮 / 杨德新著. --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0.10

(立达文丛 / 刘一君主编; 3)

ISBN 978-7-5075-3158-9

I. ①悲… II. ①杨…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17197 号

悲 壮

(震源县文化资源发展专项资金资助出版)

著 者: 杨德新

责任编辑: 辛 平 李 娟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ubs.com.cn>

投稿邮箱: hwubs@126.com

电 话: 总编室 010-58336255 责任编辑 010-583362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神州信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225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75-3158-9

总 定 价: 158.00 元(全五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做命字的文章(自序)

我年近了,剩下的就是享受晚年的安逸,怀旧战乱所困的危生中的遭际命运和抗争的辉煌,鞭策今人诗性向往。

“同人不同命,同伞不同柄。”我用前辈大师欧阳山《三家巷》中这句话,借题发挥,演绎着无奈的生命;或许是一种按理性的生命展示特殊的峰回路转的语意。

历史扔下上世纪三十奔四十年代后半叶,中国社会时局动荡,民生无不充溢着“哪吒闹海,鱼虾遭殃。”族群也充溢着生存竞争;匡正驱邪,生死攸关。“同人不同命”。

“同伞不同柄”呢?旧时无非是“油纸伞,布正伞”。遮风避雨,与柄无争;所争的就是曾有人把“伞”错写成“命”,那就“有伞”变“有命”了。因人在风雨中渴求的一把伞,是在风雪中寻找的一团火,是在风浪中企盼的一个避风港。

我就是在这一字之差,“命”字上大做文章。匈牙利诗人裴多菲不是说过“生命诚可贵”的名句吗?宋·文天祥吟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正气歌萦绕着人世间,激荡澎湃。

人呀,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为征服生活,使世间生活每时每刻发生深刻的嬗变。我不必因文学已边缘化状况而怨命,也不必因时下经济处境的困顿而悲观命,不信天命信革命!用出作家的社会责任心和使命,以笔为命。故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我这个土里刨食的花甲老农,还如此执著于农村题材的底层文学创作。回忆过去生活,著书立说。即使是暂无经济效益,总比付出生命代价次要吧?要革命就会有牺牲,我为了革命而写作,我就从命了:坚持以人为本,着力

描述爱恨情仇。

一个文人具有学问和经历所逐渐铸就的丰富的精神生活，其资源得以形成，得以确认。就得让所见所闻所感所触藉文学很本色地流露出来，展现出共和国诞生前的农村风俗画卷。

在天安门广场震撼世界的开国大典礼炮轰鸣前夕，我有过寒门之家四代人危急存亡阅历，磨砺感悟至真至深，而产生创作灵感和碰撞出思想火花，结出果实《悲壮》，感怀身世。宣泄心中的悲愤。虽不是杰作，却标志着一个时代恒值的社会财富，成书传世，让幸福的后人了解祖先的生涯命运，满鼓风帆向未来；也成就我的独到的“锄头与笔头”交相辉映的本土作家，聊补先前由国家级出版社正式出版长篇小说《老十屈伸》、《新翠》等平庸的不足。

文学是人类情感的载体，是人类精神文明活动的结果。文学就是人类社会性。我当然有关关注当下的意识，对重大社会事件的介入，有我特殊的切肤之痛，切肤感受和喜怒哀乐的不同凡响的命运。映射出时代风云的变幻和世道人心的向背。因为不少事件融于我命运之中，能够进入我的记忆，文学的情感就能进入我的灵魂，文学作品透过表象挖掘隐藏在现实事件背后的人类精神面貌，它能还原现实事件中感人的思想底蕴。我感慨不已，以至于记忆犹新。我头脑里无论有多少昨天的产物，如果不是有味的哪里还能留在记忆之中？我把这珍藏了六十多年郁结于心的生活，进行一次文学的反映。这是作家的责任感使然。

且看我老派作家作品记下了逝去岁月中那些令人酸楚的人生故事，警示后人别身在福中不知福，金子贵，银子贵，人的生命更高贵。我已珍惜生命的花季，谱写出终生难忘青春篇章：把生活的甜酸苦辣谱写成一曲生命的交响乐。

杨德新

2009年2月7日

卷 首 诗

撑支思想的长篙，
同舟共济怜子舵。
一船星辉光灿烂，
沟壑抵达大江河。

河水冲刷涤净秽，
汇入东方浩瀚海。
天连水来水连天，
太阳从那旭日来。

目 录

做命字的文章(自序)	1
第1章 官逼民反	1
一、贫苦出身	1
二、不期而遇	10
三、“宏丰”的来历	14
四、怒抢“宏丰”粮	19
五、舌 战	30
六、喜相逢	37
七、不屈不挠	41
八、出生入死	47
九、悲 痛	49
第2章 生存竞争	54
十、巧取豪夺	54
十一、苦伶苦	61
十二、劳而无功	64
十三、虎口余生	71
十四、明争暗斗	77
十五、挨 打	84
十六、血泪与抗争	85
第3章 绝路逢生	93
十七、命 名	93

十八、花 名	96
十九、伤心断肠	111
第四章 悲欢离合	115
二十、得到教益	115
二十一、商 议	121
二十二、差点伤亲人	124
二十三、狗咬狗	129
二十四、邂逅相逢	135
二十五、担风险	141
二十六、凶狠残忍	148
二十七、呜 咽	153
二十八、勇敢机智	157
第五章 惊天动地	163
二十九、除害和控诉	163
三十、喜出望外	169
三十一、吓敌不浅	178
三十二、崇高的理想	184
三十三、传来喜讯	190
第六章 冤家路窄	197
三十四、厮 拼	197
三十五、学而不厌	205
三十六、势不两立	208
三十七、民女不可侮	218
第七章 生死存亡	229
三十八、为民除害	229
三十九、炮制坏蛋	236
四十、化凶为吉	244
四十一、尖锐搏斗	254
四十二、死去活来	262
四十三、重见天日	271
尾声 超凡入圣的生日	287
后 记	290

人生就像一艘船,人们来参观,来欣赏的,是人类生活肌理的能量,掌握命运航船走向理想的未来。

读者诸君也许无法亲眼目睹船的沧桑,但理智都能想到,在大海上航行的船,没有不带伤的,纵然伤痕累累,然而能震撼人的是虽然历尽劫波神更健,从没有沉没,一直披波斩浪抵达彼岸。

这究竟是什么因何有着不可思议的经历呢?

——作者题记

第一章 官逼民反

一、贫苦出身

历史到了日本鬼子投降的翌年,时临春夏之交,中华大地粤山双胆岭地域,老天爷平添了川剧演员似的会变脸,刚才,一副燥热得要跳海的面孔,转瞬间成为苦雨凄风的脸相,将天地间换了。变幻莫测的天气,也许是不同朝代节气的象征性反叛。换言之,天乱了,似乎也在预示这个天下的不得安宁,又像在给人灾难:同人不同命,同伞不同柄;世人有争,静不下局;穷人除灾解厄,富人幸灾乐祸,针尖对麦芒,生死攸关。

这天的临午，一个小伙子，心头怒火中烧，脸相又气又急，两眼喷火，冒着气候恶劣，沿着颠簸不平的绍兴黄土公路，朝北方向大踏步前迈。他年纪十五岁半大小子，中等身材，体质瘦弱，一张清瘦的脸上，显得模样精明；他穿的旧衣服，又大又不合体，上面打着醒目的补丁，褴褛幅面空露裸露出来的肌肉，青一块，紫一块；口鼻流血，两只骨瘦如柴的手腕开放性外伤累及肌腱神经支，却坚强地握紧了拳头。看他这生气的脸色，就像刚才跟谁互殴过，那神情里还弥漫着不善罢甘休的气氛！

“何芳，看你手上的血迹，莫不是被恶人欺侮了？”何芳闻声扭头一望，是肩负扁担名叫泉哥的从岔路口正面来着，劈口询问。

眼前比何芳高大的，而且身高体壮宽肩阔膀，生得一身牛力的邻居好友，其洋溢着深明事理的神态，脸上浮荡着一层扯心扯肺的痛苦同情。

这时，泉哥的妻子泉嫂随即上前，两眼不错珠儿地上下打量着何芳，摇头摆脑，瘦长的脸上浮荡着忧郁的薄雾，不无伤感地说：

“我俩与财主挑完肩担生活辛苦，回家路上见你受伤痛苦。”泉嫂叹了口气说：“我们都是受苦人，我不忍心你比辛苦还苦的痛苦；你停下来，让我俩呵护你的伤口呀！也不枉为穷家兄弟姐妹苦怜苦，穷帮穷。”泉嫂热情的、激愤的、悲悯的言语间有一种情感的浸润。

何芳双眼热辣辣的了，他感受到这夫妻俩目光中的切脉痛心之意和无微不至的关顾之情。他本能地感激涕零。他言听计从地卷起衫袖，亮出胳膊伤痕；泉嫂把肩上扁担移交给泉哥，她一手从粗布衫衣口袋里掏出护伤药，因为自从经常挨打，他们就把药棉和胶布跌打丸当成日常生活必需品预备着。此刻，她把双料子的跌打丸，用嘴嚼碎，用手怜爱地为何芳受伤部位按捺呵护，她定睛细看患处，那惨不忍睹景象，不禁蹙起了双眉，惊讶地说：“你的伤不轻。到底原因何在？欺侮者令人发指！”

何芳龇牙咧嘴地唏嘘着，哭眼抹泪地说：“跟你给我护伤的原因一样，为了守护生命……”

泉哥读懂了话意，刻不容缓地把两条扁担集中左手抓住，腾出右手与泉嫂协调，护药得体。三人步履沉重。何芳彻骨的伤痛得以缓解。泉哥缓了口气说：“你为了守护生命，遭际伤害生命时不脆弱，对！我们穷人为了安身之命，谁都要用生命保护生命！”

泉嫂接着说：“伤痛在你身上，也痛在我俩心上。”

是呀，何芳周身彻骨的悲伤像皮球浮上水面似地在身中打着漩儿，忍了半天，泪水终于还是在他脸上滂沱四溢，逐渐变成了急促的呜咽。在他心里淤

积了四代人的苦水、血水、汗水、泪水，已经决了堤，再也堵塞不住的源头恶水来……

十年前，毗邻乡村阶级姐妹李顺梅，苦怜苦，把收留到广东下四府日本海陷逃难的壮年妇女名叫幸金介绍给穷家兄弟铁生作终生伴侣。幸金带着和丈夫女儿失散的心腹稚子何芳，随母嫁爷，铁生便成了何芳的养父，一家三口，相依为命。二十多岁单箫独弦的铁生，从此摆脱了形单影只的日子，心里就像流进了一串串珍珠似的，闪闪发光。可是，战火纷飞的时代，贫苦百姓又怎能过上安生日子，在娘儿俩刚进门，镇公所横征暴敛，不顾穷人的死活，强横粗暴地征收各种苛捐杂税，搜刮财物，什么人头谷呀……五花八门，一次次地都是按人派，按丁摊收。铁生家平添了人丁，负荷刚增，担负不起，人穷志不穷的铁生，无奈终日累筋折骨地卖力，企望能抓挠点钱送瘟神。但死去活来挣的钱，却难以购买日益涨价的粮食来养家糊口；有的时候，还落得个劳而无功，先前为首富兼保长罗新干的运货活儿，现在以工价偏高为借口要克扣除回，竟然分文不付。穷哥们饭甑无盖气上天，众口一词说：“今后不再轻易为其做工了。”

更为可气的是财主张剥群近日假惺惺地声称：“为了体恤民情，可根据各家各户不同的困难情况，可以提前预付做工定金。”铁生负债累累，赶紧见机行事预支了个把月的定金。第二天去向任务事善举缴纳款，事头人哈哈大笑，瞬间却反面反鼻说：“你疯了，怎么拿这溱屎纸来缴纳？”

铁生大惑不解，觉着受了侮辱，他苦笑地说：“这明明是官金券呀！”

“那你就拿回家去当宝吧。”事头人轻蔑地挥手驱赶他，出门时严声厉色地说：“耳子别装作被大炮轰聋了没有听觉呀；现回家去快换过金元券来！”

铁生瞧着手中猎猎作响的官金券，咬牙切齿地说：“屋漏偏逢连夜雨，船烂遇着挡头风，偏偏我穷人难得来的血汗钱，来不及使用出去就报废了，我又债台高筑了，唉……”

“刚才张剥群躲在一旁笑得挺开心哩！”

铁生循声望去，见说话的人是穷家兄弟彪形大汉高表伯，接着又见尾随来的李大伯也搭了一句：“难怪张剥群变得开明，网开一面，原来他四十开外的人知书识墨，四处听香闻臭，加上执掌一方大叔的堂兄张镇长消息灵通，早告知他官金券快不中用了。就突发奇想，黄鼠狼顶草帽假充好人，玩弄允许预支工钱定金的花招，骗得穷人为他干活，大发横财！”

“啊，官无用！”铁生的眼睛像太阳扫清了迷雾似的，能够看清了“金有用！”

“张剥群佛面狼心，秤索变蛇来咬人！”李大伯一语道破；高表伯也说“心肝毒过青竹蛇！”

银纸变大便纸,如同猪肝变骨头。俗话说:“越穷越见鬼”。隔时不久,事头人上门来追缴款项,生怕前次铁生交没用了的钱,这次又拌嘴,便把铁生扭起来,指着鼻尖责备,进而剧烈地摔过揉转,害得鼻青脸肿;铁生冲着这些恶魔愤怒地说:“你们殴打了我,做不了工,越发难倒我缴不起。”

“哈,没打死你呀,何况,欠款死也死不脱。讨打!”喝斥了铁生一顿。

在铁生受伤那阵子,幸金要服侍,出不了门谋生,万般无奈,只好把祖辈留下赖以生存的一块四分面积的旱地卖来换粮食。可一万辈子也没想到,不知从哪里蹿来了日本鬼子。这鬼子一到,害得鸡犬不宁,民不聊生,人们只好日夜不断地藏命逃生。事过之后,粮食一扫而空。真见鬼!一连串的打击,让铁生痛彻心肺,伤心地哭了。

铁生家除了一间栖身的危房之外,一贫如洗了。可是,就这样,“阎王爷不嫌鬼瘦”,各项任务的事头人还像饿虎扑人似地到铁生家逼款。这一次,竟由保长罗新龙威虎猛地率领全保的甲长齐上门来,铁生摊开双手,指着桌上摆着吃糠咽菜喝粥汤子的碗钵,无话可说,意思是你们看着办吧,反正我是没有办法还款啦。

罗新见状,不满地撇撇嘴,鬼哭狼嚎般地喊着:“缴不上款就变卖房屋!”说着从一个甲长的手中捉过纸张笔墨来,发号施令:“铁生你写卖房契!”

铁生心想难怪这次罗新亲自压阵。他只好推托地说:“我家历代穷困,无钱念书,我目不识丁,不会写,不写也不卖!再说欠这类款也不只我一家也!”

罗新正要抽铁生一顿耳光子,突然传来如雷贯耳的一声喝斥:

“对!不卖!人嘛日求三餐夜求一宿,仅有的一间栖身屋卖掉,就无家可归啦!”

这位突然出现的汉子名叫杨发,10岁那年,妈妈是个病殃的瘦弱女人,饥饿迫于无奈,贪小便宜要了李万利财主一点吃食救饿,惨打走世;父亲不受看鄙,离乡背井,只留下他做财主郭歪嘴家的放牛娃,日后父亲奋发图强抓挠点钱,汇回来供他上学。在父亲回信内容说他逃到的地方,有为穷人打天下的红军……等等。平生第一次听闻,像一把有力的桨棹,在他幼小纯洁的心海深处搅起层层波澜:他要学红军那样,爱护劳苦大众。这天,他放学回家,知道了那不是人生父母养的两个脚的豺狼虎豹,来穷苦人家铁生家追缴冤枉款。他把节衣缩食积蓄起来的钱,对穷哥相帮照应。便上来一面对铁生说:“屋决计不要卖!”一面无奈地朝着罗新问道:“保长要多少钱?时常地逼!”话语透着通晓世理对贫穷不幸的人,都深表同情。

罗新先是吓了一跳,缩手归掌,心乱得失了方寸;当听完话,他转忧为喜地

使出招数，指手划脚，放连珠炮似地说：“原本按人头税一人伍万元，他家现有人口三个，就一十五万元；此外，按丁派额的又一丁三万元。”罗新此间便与随从甲长换过眼色才说：“他家二丁二三得六万元，合计二十一万元，可买谷子五担，他家推迟几个多月缴，这样呀，五担谷子就算是借给他了，按理规利率借一担若一个月就得还三箩……如此类推，并入利滚利，嘿！总共呀，就要……”

杨发年轻人心里的火头立即蹿得比房顶还高，他抢着打断罗新的话，他说：“如此算来，连屋卖掉都不够缴清款了！太苛刻呀！”

“天啊！这笔债我一辈子也还不清了！”铁生吐了吐舌头地说，两眼圆睁，怒火冲冠。

“你莫大惊小怪的。”罗新皮笑肉不笑，缓吸了口气说：“你若然现在能拿出三十万元，就算了结。”

“呸，你别门缝里看人，把人都看扁了。”杨发冲口而出，悉数掏出钱来，点数递给罗新，声音提高了八度：“不是官金券吧？”

“金元券，金元券！”罗新狮牙笑嘴虾公腰朝向杨发鸡公啄米似地点头。钱到罗新手上，拿钱的手一下就按得紧紧的，似乎怕铁生变卦收了回去。

铁生眼里噙着泪花，对杨发的大恩大德感激不已。一直以来，铁生对杨发这个小知识分子常常慷慨解囊的义举终生铭感，总想做点什么回报杨发，可是，重灾多难的他实在是无能为力。一九四六年初夏，杨发千里迢迢前去探望许多年彼此未能见面的父亲，铁生连微薄的盘缠费都无法筹集，感到万分羞惭，杨发知情懂理地安慰他。可是，第二天他精神又紧张了。唉！又遇到什么人头税要三次，每次三年一回头，第二次业已到期，昨晚收到这件倒霉的追缴通知。家穷得像十月河水一样清寡，怎么办？天无绝人之路，幸亏铁杆朋友陈医生解厄消灾。这以后，只想累年磨月，拖磨下来，真由自己能力缴纳第三次人头税，却没想到，不隔几天还有更沉重的负担，竟在奇灾大旱年景，国民党反动派内战的兵马路过，官凶民苦，这里的穷苦人，粗粮也被榨出油。保长罗新预早发出告示，似阎王给的催命符。皇粮欠不得，人随王法草随风嘛。

铁生家前几年预支张剥群工钱，零剩数尾，利滚利之债尚未清偿，加上这年租耕财主李万利几斗种落垅田，因旱涝歉收，哪里生得钱出缴这连连出现逼死人命的钱粮呢？

这些叫人愤愤不平的事，是铁生穷苦世家司空见惯了。何芳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之中。

铁生不久前，对他母子详尽讲述打从铁生祖父起，历尽的人间惨痛史：

铁生父亲出生之前三个月，铁生祖父在财主张方利家做长工时，因失火烧

了单间厨房,被张方利小题大作,用高射炮打蚊子,到天国去。富人炉灶柴火引发火灾,而穷人死于非命无状告。制造铁生父亲一出娘胎寡妇孤儿苦堪怜。铁生祖母终日死去活来地卖力气,抓挠点残羹剩饭,好不容易把独生子铁生父亲拉扯到将十岁那阵子,由于累年磨月,折磨下来,身子累得像没骨头的伞支撑不开,在冰天雪地,单衣挡不了风寒,上山打柴,冻死在双胆岭脚下。唯一的亲人再也不能爱怜铁生父亲了,孤苦伶仃,而祖母的遗体没法埋葬,穷哥们看不过去,向财主张方利多方求情,把铁生父亲卖身葬母才办了丧事。一年过后,不知张方利得了什么洪福,素来无生育的几个老婆,竟然破天荒地得产一子,满月取名为张善明。就势利眼了,正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啊!满月那天,原传宗接代的稚童,就用扫帚驱赶出门庭。

“爱你这个鼻涕浪荡的穷骨贱命有屁用!”张方利变了脸相,竖起大烟斗头,欲劈头盖脸打来无疑,铁生父亲脸给吓得全白了,立即双脚下跪求饶。谁知张方利怒吼一声:“我家吉事,你这与我撞红。惹祸,快快滚出我门户,养了你一年多,你这条贱命若是日后还活着,大了再算你的‘饭钱’!”

从此,铁生父亲像孤魂野鬼样,在苍茫的人世间游荡。好在“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天下好人要比坏人多得多,有一年残冬严寒凛冽,他要不到饭,衣不蔽体,饥受饥寒,弱不禁风,冻僵在街头,幸遇人抱起来,他睁眼一看,是个披头散发、泪流满面的妇道家,是个与他岁数不相上下的女孩,同难相怜,她简直成了养母,结伴乞丐,相濡以沫,一晃三年,养母生病撒手人寰。从此,小两口相依为命,一块儿捱饿受苦长大,天造地设的一对儿,走进社会,做人做事了,同心同德创家立业,好不容易卖尽气力争上钱购置一间房屋,是大自然规律。到了喷芳吐艳年华,小两口的心,用不到话语也就心连心地相贴起来,在苦难的年月婚生男孩叫铁生。谁料,铁生的母亲因营养不良,又患上产生的重病,无钱治疗,不到铁生满月,母亲就“走”了。难者得人助啊!铁生被父亲交给邻居泉姆托千百个阶级母亲的奶汁喂活了……铁生十五岁那年,张方利看到铁生父亲被拉挑夫失踪了,就趁人之危,以索取铁生父亲“饭餐钱”为名,强迫铁生去做童工。此间,铁生人穷不怕死,经常斗胆捉毒蛇卖,故意将毒蛇管理不善,让蛇夜间溜出来,吓得张方利家人毛骨悚然,提心吊胆,齐呼乱喊,尖叫不息,不得不放弃铁生这个“饭餐钱”,让铁生滚蛋了事。

铁生深深体会到要取得胜利就必须要有锦囊妙计,打抱不平。要是有个改朝换代的议事头呀,他就一马当先响应啰!可盼星星,盼月亮,盼望了近二十个寒暑春秋,还是噙着眼泪过日子,总算熬到能娶上妻子这一天,成家立室,本应幸福的了,却因这个不得人心世道滋生大小头目的心制造了很深的黑暗,迫害

得贫穷人新家新磨难，亏不少吃，罪不少受，骂不少挨，哪有幸福之言？日子过得不顺坦，越来越难活下去。

前几天，保长罗新发发号施令，叫人吃不消，听说有句话说什么“人随王法，草随风”。怎能容许这鬼框框！可又有什么法？用愤恨解决不了大政，因为保长罗新是一个残忍黑心、丧尽天良的坏家伙，这回他有尚方宝剑，更作威作福，恶贯满盈，根本不顾劳苦大众的生死。

“苦难压不倒英雄汉！”铁生对妻子幸金斟酌：“这么说，送军粮就归我去挣钱，硬着头皮把孩子何芳送去张剥群做一个月工，既抵销原先支借的工钱，又不致挨饿。”

“这是无法子的办法呀。”铁生长吁短叹了一阵，无可奈何地说。

生活迫于无奈，一家三口，分开几路谋生去……

事分几面，先叙一方。且说何芳不请自到张剥群家做工顶债。张剥群冷笑一声说：“放牛娃的角色。好，就收起来吧，先去料理好当务之急的牛栏脏物。”说罢，梳了一下头上被风吹得竖起的短发。这是他得意的习惯。

何芳肚子饿得直叫唤，干活难有劲。可有吩咐哩，说什么“没有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任务，休想有食。”为了救饿，只好抽实裤带，吃力地打扫牛栏卫生。谁料，因个这险些儿丧了命，因为扫地扬起了尘埃，吹进张剥群的书房，张剥群丢下正读着的《西游记》，大步出来不由分说，一手抓住何芳头发大发雷霆地一拉，劈头盖脸地就是一顿拳脚，打得何芳口鼻血流，当即头痛欲裂在地上滚着惨叫。张剥群咬了咬牙，盯了两眼，指指点点地骂：“你再不合住狗嘴，打断我的思维，当心你天生的穷骨贱命！”张剥群步入书房又折转身恶狠狠地说：“孙猴子都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你要是敢不听话，我叫人把你剥碎了扔进瓮山河里喂鱼。”

何芳无奈，只好忍受惨痛，继续小心翼翼地打扫着牛栏猪舍和那些脏地，室内室外扫得纤尘不染，整日累筋折骨打扫没个完。开头一天就受罚没饭吃，轮到晚上睡觉，张剥群不听妻子李春梅（原名李顺梅）的意见，指派何芳到其父张方利去世的那间闲屋去。这霉气熏天的屋，既无床铺又无被席，跟牛栏一般无二，狗都不愿眠躺啊，怎能把它当作人床位？何芳竟然连狗都不如啊！

人，活在世间莫过于日求三餐，夜求一宿。何芳踏入张剥群家门的第二天，就落个日无食夜无眠，他泪如雨下，轻轻地抽泣，心里有说不出的苦楚。更深夜阑了，脑海不时冒出各种想法：辞工回家吗？不能了，因为养父、妈妈统统都出外各奔前程，再说黑夜暗洞洞的，伸手不见掌，哪能黑摸瞎撞？可恨的是，那阴森的地方藏着许多毫无人性的蚊子，嘤嘤地像轰炸机轮番向他轰炸。何芳拨赶

不济于事。最后，只好走到院子里空闲的凳板上睡。这还是李春梅似有恻隐之心，此后，这凳板便成了他的夜宿床铺，而且当夜她还私下给了点心吃，何芳接过来狼吞虎咽，热泪夺眶而出，从心里感谢这个心地善良的李春梅。

可怜的何芳，为了肚子，无奈鹅颈纳成鸡颈，忍声吞气，捱累熬苦挨打，近似乞丐滥工换吃，虽之半饥半饱，竟也捱过十天半月去了，满以为这样捱下去，倒比饿着强些，将就忍受着。可是，时隔不久，连拾点残汤剩饭都不能维持下去。间或时候，张剥群借铲地草皮少未喂饱牛为名，欢喜就给吃饱，不欢喜就给半饥半饱，虐待不算，还当作狗儿爬地给他家主佣人高个子、矮个子玩着好看！平时总是无事生端，好歹真的碰着一个工作闪失，不合张剥群的意，何芳就芋头落灶该煨了。

有一天下午，可能是他挑的草皮过重，走路不快，后尾一条牛追来互殴，把那条牛犊子吓得翘起尾巴往深山大岭里跑，一直到月亮升起都没有出来，牛麻又不可人意，独自跑回家。何芳有一种沉重的预感压着自己的心。果不其然，张剥群得悉牛犊子失踪，拍手跺脚地奸笑过后，向何芳盯着。

“我的牛犊子丢了。”张剥群朝何芳打雷般地说：“你不马上去找回来，就得用命来偿了！”

何芳的心跳得厉害，脸吓得全白了。他放下沉重的草皮担子，没歇口气，就无奈地去寻找牛犊子。黑夜像个苦难的黑海，他提心吊胆，进退两难。但一想到回去要惨受张剥群鬼哭狼嚎一般的辱骂和拳打脚踢的境况，只好流着眼泪，黑灯瞎火地出发。已经是夜静无人了，他的哭声夹杂着唤牛犊子的“哞喽”声，异常凄惨。黑夜隆咚，伸手不见掌，在荒凉的荆棘丛生的山野沟壑里，怎能寻得见呢？他号啕大哭着，“哞哞”地叫唤着，无数的山谷响着隐隐约约的回音。不一会儿，深山里响彻着“嗷嗷”的野兽声，吓得他心里像揣着个小兔子，蹦蹦地跳起来。猛然记起附近有个走日本时藏过命的石岩洞，他机灵地钻进去，飞快地搬石头挡往洞口，欲哭无泪。心，一阵阵地收缩着，鼻孔，一阵阵地发酸，耳边听那嗷叫声响越来越近，好像看到豺狼虎豹正在越来越近，虽然没有进洞来伤害自己，但恐怖的叫声令人毛骨悚然，何芳两眼圆睁地注视着，一直挨到天明。

天色微明，他摸回张剥群家牛栏，暗地里把牛麻牵出来，赶到头天晚上牛犊觅食的山腰找寻。大概牛麻也急于找孩子吧，不断伸长脖子“哞哞”地叫着，满山遍野地找寻了老半天，牛犊子听见了牛麻的叫唤声，连跑带跳扑过来，高高兴兴地投入牛麻腋下吃奶去了。

何芳如释重负，两目生光。牛麻张出舌头不住地舔着牛犊子身上的露水，看见牛犊子回到牛麻身边这么幸福，他不禁想念起离别了一个多月的妈妈。看

见牛犊子贪婪而满意地吸吮母乳的境况,他不禁又想起此时此刻的境况,顿时泪流满面,好像在说:“牛犊子呀牛犊子,你的放牛娃因为你接连挨饿了两餐,现在你在快活吮乳,我却不比你啊,至今还饿着肚子呢!”他按捺不住地一连吸了几下鼻涕,放下手中牵牛绳,双手抽紧了几下裤带,不知已经是第几次抽裤带了。

牛犊子大概是觉察了什么吧,停止吮乳,茫然地抬起头来,那有神的双眼好像在对着何芳说:“你找到了我,应该高兴才对,怎么反倒哭了起来。这是为什么?”

何芳看到牛犊子的表情,不自地扑过去,摸抚着那满身溜滑的绒毛,他的忍泣近乎呜咽,对仿佛会懂人性的牛犊子说:“我的好牛犊子呀,你寻到了母亲不再挨饿,是幸福啊!可你不知我的苦楚……我过着比你——牛马不如的生活呀!”

何芳这说法,恰如其分。他原本昨晚通宵达旦没有合上眼皮,又没有吃晚饭,今天早还是挨罚餐,饿得前胸紧贴后背,有气无力啊!可一回到屋,又听到张剥群如雷贯耳的辱骂“害牛犊子在山里过夜露抽坏!”说着绷着脸揍了何芳几记耳光。何芳满腔的怒火像郁积多年的火山终于喷发了,他怒不可遏,理直气壮地说:

“我家欠你的尾债,现在给你做一个月工可抵清了;你这欺人太甚,我亏不少吃,罪不少受,打骂不少挨。从今日起,我辞工不干啦……”

这是何芳平生第一次的敢想敢为,投给张剥群“炮弹”了!

“哎呀呀!你竟敢同我算帐,好,算就算吧,我同你算饭餐钱;再一笔是你家租耕我双胆岭脚下的田,还没交田租谷来”,张剥群没完没了地呕,唾沫横飞:“泥鳅想跳龙门,铁树开花再说吧!”张剥群的两只大拳头像铁锤一般地攥着,这一回不是装在裤兜里,而是搭在膀上了。看样子,他要在这时候揍何芳一顿,只有把这小子揍了一顿拳脚,才能把怒气平复,要不然,他的肚皮快胀破了!可是,他妻子李春梅拦住他,她嗷嗷地说:“不要再打这小子放牛娃……”,何芳趁此机会盯了张剥群一眼,从愤激不安的张剥群眼皮底下出走。何芳心中愤愤不平,捏紧拳头取道韶兴黄土公路回家。一路上,不断幻想着如何复仇,以致走肩担活的邻居泉哥、泉嫂迎来着都没有发觉……

“唉!”在为何芳包扎伤口的泉嫂、泉哥终于弄清了情况,绷着脸儿;泉嫂憎恨地骂道:

“张剥群这作孽鬼!终会无好死绝!”

泉哥觉得这骂还不够发泄,加重语气:“张剥群祖辈发家史都离不开盘剥